

佛教與中國文化

曉雲

前言

世界文化三大系統，中國、印度、希臘，皆擁有三五千年之文化史蹟，而流傳於後人觀摩景仰之遺蹟，這是古今中外學者對人類歷史文化之研究所不容忽視之瑰寶。於今治西洋文化史者鮮有不諳希臘之文化思想。正如治東方文化史者，亦鮮有不研究佛思想者。蓋儒佛文化之相融，所謂如水投水，了無痕跡。中國文化思想自漢末以還，有如錦上添花，此乃佛教文化之充和儒家思想，而發展而演進，形成遠東文化思想巨流之思潮，無論時代物質文明如何操縱於時代之現象中，能使某些人，可能忽略了精神之重要性。然而展視東西學術範疇，中印思想仍為識者所重視。迨至近世邇來，佛教文化益為國際之倡導，日見益增，如一九六七聯教組織，提倡研究佛教藝術（曾召世界專家會議筆者亦應邀赴可倫坡出席）去年一月澳洲坎培拉國立大學召開第二十八屆東方學者會議，增設亞洲宗教之論題，今年四月十五日比利士魯文大學佛教最高佛學研究所舉辦世界佛教圖書特展。今秋美洲三凡市金山舉行千佛大戒之勝事，此為最著者。其實佛教思想在西方人士之心理中，已有深切之興趣。欲求研究佛法以解答人生許多無法解答之問題。現世人欲橫決之時代，吾人努力倡導佛陀思想以挽劫扶傾糾正人心，而獲淨化思想之安樂自在，此正是亞洲明知之學者與西方人士所應共同努力之極有意義之事，亦為佛教中人更當精進勇猛，以自度度人為己任也。

（一）儒佛文化之相融

佛教傳播於中土，其本身之史跡便是文化，在中國是顯示一種高度文化之涵融。佛教便於融洽之氣氛中生長於中土，此是我國創始有宗教傳入的一種良好典範。而當時帝皇仕宦之禮敬，見

之於事實，可稱是「難主難賓」。中國文化優越雅量，於世無匹，中印兩個文明古國，從古以來，祇是交換宗教與學術文化，從未交換一次子彈。而佛教與中國往還二千餘年，亦未曾發生過紛爭之事跡。故說佛教傳入中國本身就是文化。以視古代佛教於亞洲各國，亦未曾發生過流血之事。這是佛教活動之本身已說明一切。

佛教思想所影響中國文化藝術之創作，遺留後來觀摩研究，存有古物豐富之地帶，我國西北所保存之佛教文獻，如敦煌文物，佛教壁畫與無數之雕塑。佛教史上最光輝之史頁。南北朝時代，開鑿了敦煌之千佛洞，到了唐代，再興起一段最繁榮的景象，清朝康熙時代，及民國成立後，這偉大的佛教寶庫，便為發現，原來不祇是藝術的欣賞品，竟發現了不少為學術上之極有價值之資料。關於敦煌之壁畫或塑像，雖以佛教為題材，然附帶聯在一起之人物及其他之許多背景，「往往為發現另一個朝代之東西，而又書本上沒有記載的，在史學上很難得的補充了正史所缺漏的事實」（詳見敦煌文獻）

在文學方面，例如「變文」的發現，是中國文學發展上的一項重要材料，供給研究中國通俗文學的學者許多珍貴的線索，而且由於少數學者對「變文」的研究，發生興趣，無形中助長了民國初年白話文運動的浪潮。藝術方面，敦煌石窟不僅是中國佛教的珍藏，也是中國古代藝術的寶庫，中國藝術史接受外來藝術所影響，而中國原有的作風不但不因此而消失，並且更能因此而發揚光大，此為中國文化之特質，亦即中國文化之偉大處。從漢魏至宋元，一段悠長之時間，敦煌石窟之佛教文化，包括繪畫雕塑經卷等作品，研究中國藝術之發展歷史。故近代中國繪畫史，都謂佛教寺院之壁畫及雕塑等，可稱為我國之大藝術研究院。其實河西走廊一帶綠洲那地（如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莫不開

鑿有佛教之建設，如張掖之馬蹄寺，酒泉之文殊山，西安之榆林窟、赤金之紅山寺等。不過最爲顯著的就以敦煌之莫高窟千佛洞爲突出。佛教藝術遺留對後世，可供研究和學術參考的資料，除了敦煌而外，尙有大同雲岡龍門麥積山及後期發現的四川大足佛灣等多處。不過敦煌以後二百年而極有魄力的建設，可說是大同雲岡的開鑿了，因爲這是魏武帝誤信崔浩邪說，毀佛後之悔悟，文成帝繼位，卽以復興佛教爲重視。故雲岡佛像之雄姿，充滿喜悅之法相，都可說是代表當時之復興現象。至於西域文化之盛況，當時晉漢梵語，及交通方面等問題，「竟會承担保存學術文化之重任」，於此不能不提到佛教當時興建寺院，與人材輩出，所謂「河西貢獻於中國文化……蓋五郡本屬交通孔道佛教東漸，此爲主要途徑」。又以「永嘉而後，諸涼皆奉佛爲國教。沮渠時代父子更屬護法之君。則河西以有限之地利，當時不獨供儒士之資廩，復給沙門之資供。北方儒釋二說之不墜，端賴乎此。是則其地沙門貢獻於中國文化者，亦不下於儒生也」。可見當時佛教人才，所謂「大師輩出，涼土號爲多士」其實儒佛文化之互相增益，本亦不在話下，如佛經中之雅達詞語，都是參加譯場之飾文，譯者所加以文詞潤澤有以致之，至於論及涼州沙門，都已精於漢學，而入釋氏之門，爲釋經解註，轉梵爲漢之工具，亦成竹在胸。何況當時學養有素之高僧，如竺佛法，釋至高，月支僧隱於道邃等，所謂「北涼儒與河西俊僧」，而成就佛教之千秋偉業。當時西域之綠洲便成佛教學術之中心，亦卽儒釋人才萃薈之地，關於我國書聖王羲之，當時對佛教方外高僧之景仰，竺曇猷：「止刻之石城，石室坐禪，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論兩漢迄南北朝河西之開發與儒學釋教之進展（曹仕邦著），記載甚詳。往昔儒佛之交往，是神交默契，以文會友，於古籍中，頗令人神往。是知佛教傳於中國，思想之交流，仁心仁政互爲影響。佛教與中國文化相融，去其語貌之異，亦可顯其心同理同之旨。儒曰淡泊以明志，佛云自淨其意，故云心同理同。關於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之範圍，可說是一種廣大深微之學問，非本文所能道其萬一。就歷史方面而言，可以上

溯漢魏以還二千年之史蹟。就空間方面而言，思想學術之橫溢，精神感發之慧悟，實非筆墨所可形容。不過使人感到儘管佛教在中國文化思想發展方面之影響，但作具體研究著述尙不多，故對於參考資料，祇能探考多方面之典籍，可以獵涉尋覓得到片段之記載。其資料之缺乏，大概有兩點原因，古時佛教人士本身不大重視研究佛法經典以外之學問，尤不關心自己之長處，故難於史籍詳盡知悉佛教所影響中國文化之記述。於一般史冊中找尋，是不能滿足吾人對這方面之瞭解。雖然近代已有不少論及儒佛思想之交流，禪宗之發展，無疑是中國文化之偉大成功，同時亦是佛教傳播之成功。但深究其源與其歷史過程之許多寶貴事蹟，亦應詳爲研究，須賴有識之士，出而努力，以補其缺，或有助於國人之從新加以瞭解佛教，協助學者能得一正確地知道，佛教傳來中土，不祇是一種宗教，而正是普遍地影響中國民族思想學術乃至日常生活。而北主石勒之崇佛，施展慈悲觀，則一改其原來暴行，可說佛教影響中國之仁政和對社會人心之善良，何嘗不是影響中國社會政治有關，而誤會佛教傳入中國祇是一種宗教（華學會議顧敦樛之「佛教與中國文化」論文提要：那時佛教影響中國，主要在宗教思想方面）。所以必須增加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之世間知識；更可避免誤會佛教爲消極與迷信，或祇是談玄說妙之流。

其實佛教精神，六度萬行，佛教不離世法，近代高僧太虛大師說：「人成佛成」，佛教雖然有不少說「空」和對物質消極之一面，此是爲精神更能積極，若能自我犧牲，無論在物質及精神方面的佔有中解放出來的心理，是明淨的，是無障礙的。佛之說「空」，是「真空」，卽是「眞如」，「般若之體」。要悟「真空」，才能產生「妙有」，這是我顯見之人生觀，不是局現一己之有，而是人類平等之有。我有要求安樂。故云佛法平等法，此平等法，包涵一切善法，華嚴經云：佛法如因陀羅網，網孔明珠，互相交映，說明佛教之思想活動是以人類社會爲對象。

（二）佛教文化在中國之精神

回顧中國文化之發展和時代背景；自東漢而至隋唐，五百年

間，其中約有百年上下，似乎都不見得是平靜之時世，幸而中國人之堅毅性格，於魏晉六朝烽烟生活中，仍能不斷發展文化之創作（從北魏之敦煌文化便可見一斑），復至大唐時代，鼎盛豐年，文起八代之衰，不論學術文化、藝術，都有輝煌成就。是為中國文化之黃金時代，而佛教史上亦於當時劃出「佛教盛期」之發展佛教文化當時亦相當蓬勃。禪宗高僧輩出禪畫創作亦隨之光輝發達，是中國人文畫盛期。（禪宗思想影響雲烟水墨之山水畫漸入化境），可是元人入寇中土之初，中華文化之發展蒙受影響，雖然漢族文化優越，漸予同化。但元朝文化思想以未發現偉大創作。在佛教方面，西藏喇嘛隨著王朝之勢力，使中國佛教當時形成一種特殊之表現。至使當時社會對佛教之誤解，影響頗深。明朝主政，在中國文化史上，亦可說是一段復興之時期。宋明理學，至此時代又放一段光彩，近代學者謂「陽明以不世之資能由儒、道、佛之糅合而轉出，自成一家的思想」。佛教方面，頗見崇護與振揚，清理天下僧寺「其規律之嚴，條例之明，古來所未有」。明季四大禪師：蓮池、藕益、憨山、紫柏，為唐宋以下之卓絕僧材。滿清之世，柔弱而狹隘，儒佛文化之光輝，依稀可見而已。佛教於當時已無大起色，雖然當時禪宗亦甚盛，但當時之禪密及淨土各宗，都不重視學術之研究。世祖雖然信奉佛教，而當時以奉喇嘛為國教之清人遺習，而且清代懷柔與高壓的手段，其不為就範之志節貞亮之士，他們蔑棄功名利祿，終身不仕，或出家，避世逃禪之名詞，使世人對佛教視為消極，遂認佛教是灰色人生觀。又以當時西方思想傳入，如此種種之因素，時代帶來中國文化之命運，同時也帶來佛教之命運，這是有史可稽的明證。

嶺南七十二烈士，碧血黃花，國父典織之，始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在高空招展，中華文化於是激起巨浪，而西風東漸，繼以五四運動帶來了我國新鮮色彩之文化思潮，在新文化運動之呼聲中，對中國文化無疑地發生了一種鼓舞與活潑，而當時應運而生，新思潮之作家，大概現在也有不少埋身於赤色之狂濤中。幸然中國文化根深蒂固，「不變隨緣」有識之士，仍抱著猶疑之

態度，主張「思想要新，道德要舊」之高明見解以調和空氣。不過當時環境之趨勢，隨著美麗之新文化呼聲中，呼出了我們中國幾千年以來一句動聽的口號「打倒孔家店」，真是動人心魄的回憶，設想我們當時的萬世師表，大哉至聖孔有靈，可能淚落！因為這一叫，不知振動了多少人之心肺，莘莘學子，新學未悟，舊學廢棄，徬徨歧路，何去何從。輾轉四十餘年，幸得寶島河山，能以聖誕良辰，重招展尊師重道之旗幟：「萬世師表」四個大字，重入眼簾。使人感慨良深；時代，時代之巨浪竟有如斯之力大！人，總是偉大的，尤其是中國人之思想，中華文化復興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就在於此。但願我國從此萬萬世世尊師重道，溫柔敦厚以得之。既不必趨新若狂，自不棄舊如弊屣，本末不顛倒，尤其不招致。關於中國新文化之運動，佛教的遭遇，城門失火，殃及魚池；五四運動當中，佛教所蒙誤會與曲解。以棄舊從新，破除迷信，社會輿論之偏見，毀謗宣傳，亦常有之。佛教又被歧視、冷眼，被指為迷信。更以當時佛教為接着明清偏廢作風，佛教學術不振，禪密淨土當時之不具體發揚，幸有大德高僧諦閑大師和楊仁山居士，又當時所謂三虛輩出（太虛，虛雲，倓虛等大師）。振聳發聵，而漢藏佛學院，武昌佛學院，中日戰時之江津支那內學院等，都能對佛教學術掀起高潮。歐陽竟無居士辦之江津內學院之人才，多為學術界及有識居士。其他之佛學院，以培養僧才為主，而當時智識界亦有參加旁聽，此外更有寺院制之佛學院，如寧波「觀宗講寺佛學研究社」（後名觀宗學社）專研天臺宗之教理（諦閑大師主持）及青島「湛山佛教學校」（倓虛大師主持等），而尚有最早開辦之一所，是諦閑大師和楊仁山居士南京所辦的僧校，人才漸長。而宗乘之修攝，則有印光與虛雲二長老，禪淨宗風亦熾。佛教於此，數十年沉着努力，現有之佛教人材，都是源於當時之僧校所出，中國本是民豐物阜之邦，而今侷處於偏安之地，佛教處境之不幸就是從天空海濶地大物博之名山古寺遷移出來，人物兩缺之中，而仍勉為振作，此佛教文化者，中華文化復興之處，佛教自生自長，並無其他主力之支持，中華文化是須賴國家之輔導以倡行，西方宗教亦賴西方國家人物

兩力之資長，而佛教好像一棵大樹，祇是用自己從根本所生出來之枝葉，以繁榮自己之國度。

於今後佛教思想與儒家哲理，在世界所負之義務同樣重要。（看現在歐美各大學，對儒佛學說之重視研究，便可預知），而佛教如何忍耐與慘淡經營，以荷使命，於歷史上儒佛思想之盛衰，自兩晉以還，其互相影響之關係於此可見。

儒家經世之道，修身治國平天下。修身爲立行之本，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中國亦重身教」，以身作則，治國仁政，亦以修身爲本。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一切之反省。是屬於身教之工夫。要自己能做到忠實，而且務勤，每日三次反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儒家之反省，即以佛教的觀照。般若觀照，以智慧觀察自己的內心，而同時觀照世界，第一要自己能自覺，而且更須精進努力爲他覺，無不出於佛教之六度波羅密，而六度波羅密對修身之道，比三省更爲深入，更爲認真。儒佛之修身治國與自覺覺他，有助於復國救民。進而儒佛文化之交暉，禪宗思想超脫，對人類未來亦應有所貢獻。

結 論

佛教與中國文化，正如燈燈相映，互顯互用。東方日耀，乃長夜沉黯之破曉曙光。現代亞洲之闊淡時代，吾人祇能希望「飄風不終朝」難忍能忍的時候度過了，仍是可平安的日子會來臨。儒佛兩大系之文化，隨流於中土，而其思想與學說之浩瀚無涯，中外有識之士，無不歎爲觀止。是中國佛教文化思想，已從印度原始佛教，與佛滅度後之大乘佛教（龍樹空宗之時代）之思想，更有推廣發揮至純圓獨妙之境。中國佛教史載之五宗或十宗，其在印度佛教史都未之見。然佛法到了中國文化之善於收溶涵攝與發揚融通，於是天臺、華嚴、禪宗，在中國相繼而興。隋唐時代在中國佛教史稱黃金時代。而天臺與華嚴二宗之禪教並重（觀即禪也）更足以顯示佛教傳入中國後，花開果滿之代表者，現世西方佛學者，也一致認爲於今研究中國佛教，宜於此二宗下手。所

謂有教有觀，不偏於空，不着於有，是謂二諦總於三諦圓成體用互顯，無過於此。然華嚴興於天臺之後。華嚴之言圓頓，境則與天臺之開顯圓，無大異處，但華嚴是與慧能禪興於同代，未始無若干之語義影響。其實華嚴多沿天臺之理趣，是無疑議者。中國佛教，是中國文化與佛法滙合而產生之般若花，是知有佛法中，其有中國文化之成分，乃世之研佛學者誠不可忽視之也。旅居澳洲雪梨廖常惺居士，發具足心，行菩薩行，成立中華佛教研究會並隨即印行佛教月刊，無異植蓮花於彼土，啓佛事於南邦，見翠竹真如，黃花般若，是以馨香祝禱，滿如是願。日昨接來書云其創刊出版在即，囑爲撰述有關「佛教與中國文化」一文，適於「華岡佛教文化」編印在即，積稿待理盈尺於案前，爰檢會應講於國際研究院之講稿，增刪內容，即付空郵，以作隨喜焉。

本文原載澳洲中華佛學社出版之「佛學研究」第二期

【上接第29頁】

貓百態」，圖此胡塗蹣跚物者，自行者始。西方之人，恒稱之「熊貓先生」而不名。行者好奇而自信，有掃空萬古之意。

不師顏柳不鍾王，也學周秦也漢商，未可換鵝堪換羊。細端相，一半兒石（平讀）如一半兒蔣。

附注：行者書不摹古，謂名家一生仿古，不能至，至亦非我也。嘗慕完白山人鄧石如，云是書家革命。然行者書固非石如也。侯鯖錄記：「魯直曾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今不知行者之書堪換羊否？抑爲雞豚狗彘，魚蝦蛤蜊也？

廬山好景孰鍾靈？應是山中老樹精，地北天南獨向榮。算平生，一半兒邪魔一半兒僧。

附注：行者貌修古，行遍天下奇寒奇熱之地，未曾一日臥病。多怪異之想，怪特之行。老而彌健，孑然一身，無殊行脚僧也。